

正反同义结构的认知拓扑识解机制

吴淑琼¹ 覃友号²

(1. 四川外国语大学 外国语文研究中心, 重庆 400031; 2. 四川外国语大学 英语学院, 重庆 400031)

摘要:正反同义结构是一类特殊的、反逻辑的语言结构表达式。正反两个结构式虽含有相反的语义要素,却表达相同的真值语义。正反同义结构包括含有否定词的结构和反义对立式两类,过往研究多聚焦于第一类。本研究基于认知拓扑观和识解理论对正反同义结构的形成机制进行了统一分析。研究发现:(1)认知拓扑观下的“拓扑不变量”是正反同义结构形成的概念基础;(2)识解是正反同义结构形成的深层认知机制,具体表现为识解过程中的不同突显、不同详略度、不同视角和不同聚焦;(3)正反同义结构体现了不同的语用和社会功能。

关键词:正反同义结构;认知拓扑;识解;功能

中图分类号:H0-0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6414(2023)03-0064-08

0 引言

正反同义结构是一类特殊的、反逻辑的语言结构形式(徐宜良,2015)。它包括两个类别:一类是正反结构中有一个结构含有否定词,如“好热闹/好不热闹”“小心摔倒/小心别摔倒”;另一类是含有反义词素的对立式,如“战胜/战败”“救火/灭火”等。正反同义结构虽含有相反的语义要素,却表达相同的真值语义。吕叔湘先生早在《现代汉语八百词》(1980)中就论及过此类现象。正反同义结构有诸多不同的名称,如毛修敬(1985)称其为“对立格式”,郭攀(1995)称其为“具有反义要素的同义现象”。还有学者称之为“羨余否定结构”(石毓智,1993;钟书能等,2015;鲁承发,2018)、“冗余否定”(戴耀晶,2004;袁毓林,2012;Lin,2016;Jin et al.,2020)、“悖义结构”(马黎明,2000;徐宜良,2015)等。尽管名称各异,但学者们一致认为,正反两个结构式所表达的真值语义相同,不过语用意义存在差异。郭攀(1995)认为正反同义结构是经验者基于不同的语境对同一意义多向思维的结果;江蓝生(2008)基于概念叠加和构式整合解释了否定式和肯定式的语义不对称性以及语用情感的差异,但邱晋等(2021)认为概念叠加和构式整合欠缺统一解释力,他们运用意向性和语法转喻对其进行了修补。以往这些研究从不同层面探究了正反同义结构的形成机制,但多数为个案剖析,且仅限于考察含有否定词的正反同义结构,对不包含否定词的对立式正反同义结构(如“地上/地下”)关注较少。鉴于此,本文将基于北京语言大学 BCC 语料库中的真实语料,运用认知拓扑观和识解理论全面解析正反同义结构的形成机制,考察正反结构表达式的语用和社会功能。

1 认知拓扑识解机制

认知拓扑观是将数学的空间几何拓扑学观点和认知语言学相结合的一种新的认知研究方法

收稿日期:2022-11-02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类型学视野下的英汉反义关系认知研究”(18XYY003)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吴淑琼,女,四川外国语大学外国语文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认知语言学、词汇语义学和语料库语言学研究。

覃友号,男,四川外国语大学英语学院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认知语言学研究。

引用格式:吴淑琼,覃友号.正反同义结构的认知拓扑识解机制[J].外国语文,2023(3):64-71.

(文旭等,2017)。拓扑学最初用于研究几何图形的拓展延伸性质,其主要观点是几何图形具有相互变化后的拓扑不变性。这种性质的图形之间有着某种内在的共同“原型”,王怵旦等(2021)将其称为“拓扑上的等效体”,即几何图形在经过运动形变以后,仍拥有形变之前的基本特征或者共性。比如一堆大小不一的玻璃珠,尽管它们可能颜色、大小不一,但仍具有等价的拓扑空间,因为这些玻璃珠都具有“球状”这一物理空间的拓扑性质,即“拓扑不变量”(topological invariant)(Armstrong, 1983:87)。拓扑不变量可以根据事物的具体性质发生变化,具有能动、变通、非恒常等特点(丁旭辉,2006)。空间拓扑性是人类对客体的体验归纳,而语言又是人的心智表征,因而拓扑性也是语言学所关注的对象。伦纳德·塔尔米(Leonard Talmy)将语言拓扑学界定为“空间图式中物体所表现出来与形状、大小、距离无关的特征”(2005:199)。万事万物包括语言都具有变与不变的特征,其中变的是语言的表征形式,而保持不变的是语言中的概念语义。很多语言现象会触及认知拓扑机制,即语言概念的拓扑性。近年来,已有学者将拓扑观与原型范畴理论、空间关系表征、概念隐喻和转喻、认知教学法等相结合,进而揭示语言中的拓扑现象。例如,在俄汉空间关系词汇中,空间意义和语法意义具有拓扑关系(赵亮,2004);意象图式具有拓扑性(Brugman等,2006;施春宏,2012);视觉隐喻中的喻体对本体具有拓扑不变性(徐盛桓,2014)。认知拓扑是歇后语中本体和喻体的不变因素(邹春玲等,2016),拓扑连通观也可为语义缺省提供认知理据(赵耿林,2017),语义三角中客观空间、概念空间和语言空间之间都具有拓扑性(张雪梅等,2019)。

认知拓扑的“拓扑不变量”是拓扑学中几何空间临近位置相对不变的关系(王怵旦等,2021)。本文认为,正反同义结构中也存在认知拓扑不变量,即正反两种结构可以互换而概念语义保持不变。正反同义表达同处于一个概念拓扑空间,是具有拓扑同构的拓扑变换语言表征形式。认知拓扑就如同连接器,会自动连通识解者的概念形式,达到激活状态。在认知拓扑“原型”的激活下,经验者的大脑中会同时产生正和反两种结构形式,而这种“不变体”下的正反表达的真值语义保持不变,即拓扑不变性,由于外界社会因素和主体心理因素的作用,以及经验者识解的维度有别,因而产生正反两种同义表达。正反同义结构的认知拓扑识解机制可图示如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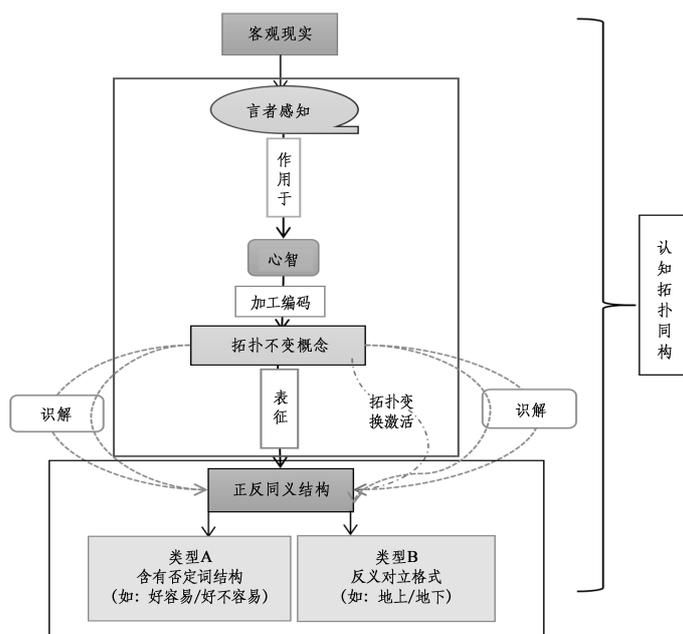


图1 正反同义结构的认知拓扑识解机制

从图1可以看出,人们基于对客观世界的感知体验,在大脑中形成意象。大脑通过神经元感知作用与客观物理世界进行互动。大脑中的神经元具有体验模拟外界的能力(郑四方,2013),会将感知体验传给心智,心智再对接收的物理信息进行加工,进而形成概念。概念具有拓扑不变性,即拓扑原型,是由拓扑性元素组成的集合。概念再通过语言得以表征。语言表征是一个从心理世界到现实世界拓扑转换的动态过程,而其本质是人对现实世界的能动识解(华鸿燕,2015)。语言表征的丰富性跟人的识解维度密切相关。两种正反结构表达式具有相同的拓扑概念,是同一概念域中的两个范畴关系,该概念为说话人的识解操作奠定了基础。说话人基于认知拓扑中的“拓扑不变概念”,根据特定语境和自我体验进行识解操作,不同的识解方式形成不同的语言表达形式。客观世界、心智概念和语言紧密相连,构成认知拓扑结构,三者具有同构性(张雪梅等,2019)。概而论之,认知拓扑实则是从客观现实到概念再到语言的实现过程。正反同义结构在概念层面具有拓扑不变性,但由于人的感知体验有别,其认知识解方式亦不相同,因此具有拓扑同质的“拓扑原型”会表征为不同的语言形式,形成正反同义表达。正反同义结构有两种类型:一是带有否定词的正反同义结构,如“好容易/好不容易”“一会儿/不一会儿”“差一点/差一点没”“无时无刻/无时无刻不”等;另一类是带有反义词素的对立式,如“地上/地下”“上馆子/下馆子”“大胜/大败”等。正反同义结构的形成反映了说话人识解的认知过程,而识解的操作过程又来自与客观世界的互动体验。因此,正反同义结构形成的概念基础是拓扑不变体,而其形成的具体过程归因于认知识解操作。

2 正反同义结构的认知识解操作

正反同义在概念层面具有拓扑不变性,但每个认知主体的体验感知有别,识解方式亦不同。识解(Construal)是人们对同一场景进行认知加工形成不同语言表达的认知能力(Croft et al., 2004: 40)。根据认知语言学,一个表达式的意义是由概念内容和识解方式共同决定的。因此,相同的概念内容会因为不同的识解方式产生不同的语言形式。丰富多样的语言是人的认知基于现实世界投射到语言上的表征,而语言的丰富表征跟人的识解维度密切相关。诺纳德·兰盖克(Ronald W. Langacker, 2008)提出了认知识解的四个维度:突显(prominence)、详略度(specificity)、视角(perspective)和聚焦(focusing)。“突显”指在一定的认知域中,认知主体总会选择某些概念内容进行突显,侧显/基体和射体/界标是最典型的两种突显方式;“详略度”指人们对场景描述的详略程度,既可以是“细颗粒度”(fine-grained),也可以是“粗颗粒度”(coarse-grained);“视角”是指认知主体从不同的角度去观察客体,从而形成不同的语言表达。人们观察事物或情景时所处的位置被称为“视点”(vantage point),视点既可以是具体的也可以是虚拟的;“聚焦”是语言表述时对概念内容的选择,以及对选择的内容是作为前景(foreground)还是背景(background)的安排。基于认知拓扑不变体的正反同义结构具有相同的拓扑概念,但由于认知主体识解方式有别,由此表征为不同的语言形式。正反同义结构形成的具体识解过程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2.1 正反同义结构突显事件的不同参与者

人们在对一个场景进行概念化时,对所涉及的成分会有不同的突显。比如,对于同一事件,说话人可以突显事件的不同参与者,从而表达不同的主观态度。例如:

(1) 随后国王征兵买马,重整旗鼓,终于战败了敌人,创建了尼泊尔王国^①。

(2) 遇到困难别放弃,别忘了我们都是曾经战胜 3 亿个对手的成功者。

“败”与“胜”是一对常见的反义词,但例(1)中的“战败”和例(2)中的“战胜”都表示“打败”,语义指向相同,二者互换后不影响句义的表达。不过“战败”和“战胜”突显了事件中的不同参与者。例(1)中“国王战败了敌人”突显的是打仗事件过程中的受事“敌人”,强调的是敌人最终被战败这一结果,表达出了国王招兵买马、重整旗鼓打败敌人的艰辛和困难以及创建王国的不易。例(2)中的“战胜”突显的是事件中的施事,强调的是战胜方,说话人主要想突显“我们”是曾经的战胜方或胜利者,以此来勉励当下遇到困难时不要轻言放弃。由此可以看出,在同一事件结构中,“战败”和“战胜”侧显的次结构不同,即突显了不同的参与者。又如:

(3) 他在四分之一决赛中 41:21 大胜 2005 年世锦赛冠军、韩国拳手李玉成。

(4) 东晋军队在安徽淝水以八万兵力大败前秦苻坚近百万大军。

“大胜/大败”基于认知拓扑的概念内容相同,二者互换后真值语义不变,但所突显的参与者有别。例(3)的“大胜”突显比赛事件中的施事,即作为比赛胜利方的“他”。说话人旨在强调“他”在比赛中战胜了对手,比曾经的冠军更胜一筹;而例(4)中的“大败”突显的是受事“苻坚的部队”,强调秦军被打败的结果,体现了东晋军以少胜多的壮举。

2.2 正反同义结构体现不同的详略度

人们在描述同一情景时,由于互动体验不一样,其选择描述的详略度会有所不同。正反同义结构呈现了说话人不同详略程度的表述方式。例如:

(5) 一边大声呼喊起火了,一边寻找水桶灭火。

(6) 库房内定已失火,于是他边跑边喊“救火”。

“救火”和“灭火”虽然都表示“将火灭掉”,表达等同的真值语义,但基于不同的识解维度,二者所体现的详略程度有别。“救火”一词很早就引起了学者们的注意。李行健(1982)、凌云(2000)等根据《说文》中的释义认为“救”有“消灭、消除”之义,因此“救火”并不是表示把火弄得旺起来,而是表示“止火”或者“灭火”。但“救火”和“灭火”呈现了对场景描述的不同详略程度。“灭火”强调的是对抗火灾的目的或结果,是粗颗粒度描写,包含的场景要素少。然而,“救火”不仅指把火灭掉,还包括把人和财物从火海中援救出来、使设施免于火烧等行为;它既包含了灭火,也涵盖了救护工作,凸显了“财产损失重或者受困人员亟待救援”的火灾现场,是对场景的细颗粒度描述。

2.3 正反同义结构呈现观察者不同的视角

人的观察视角不同,所看到的客体对象也会呈现不同的意象。同样,说话人在对事件进行描述时,总会基于一个衡量的认知参照点。兰盖克(1993)指出,认知参照点的选择跟概念化主体的心理视角紧密相关,它能够激活一定的认知参照域。参照域通常基于个人的百科知识,可用来建构与另一实体的心理可及。正反同义结构的形成跟经验者的观察视点有关,认知主体选择不同的认知视点,可以形成正反两种不同的表达。例如:

^① 本文例句均出自北京语言大学 BCC 语料库(<http://bcc.blcu.edu.cn/>)。

(7) 幸亏距离台面近,虽然重重地落下,但只洒了一滴药出来。要是掉地上,这碗药估计就报废了。

(8) 回家停车下车,从后座拿东西的时候,车钥匙一下掉地下了,就在弯身去捡的瞬间,后车门又拍到脑袋上了。

对比例(7)和(8)可以看出,“地上”和“地下”均可表示“地面上”,二者的概念语义相同,表征形式却截然相反。任崇芬(1994)认为,“地下”这种说法产生于说话人的视角附加义,因为空间本没有上下方位关系,就如同时间本无前后一样,上下方位关系基于不同的认知参照点,是相对的方位关系。例(7)中,说话人的观察视角是自下而上的对场景进行描述,“地上”指药滴落在地面上,观察者是以地面为参照点,“药”位于参照点“地面”之上;例(8)中,说话人采用的自上往下的观察视角,“地下”意在突显钥匙自上而下的掉落过程。因此,正反同义表达“地上”和“地下”是观察者视角不同造成的。

(9) 禁止随地吐痰、便溺、乱丢果皮、烟头、口香糖等废弃物。

(10) 他这种状态一直保持到烟屁股烧到手指头上为止。

“烟头”和“烟屁股”虽然从形式上看是对立词,但二者的概念意义相同,都指一支香烟燃烧殆尽所剩的部分。语言形式的对立呈现了说话人不同的观察视角。一支烟可视为一个完整的意象,“烟头”突显烟的开头部分,说话人的视角是吸烟的过滤嘴部位,该部位被视为整支香烟的开端。“烟屁股”是以香烟点燃的位置为开端,当其燃烧殆尽,最终只剩烟尾,固称其为“烟屁股”。由此可见,人们从不同的视角描写同一场景,会产生截然不同的语言表达。

2.4 正反同义结构反映了观察者不同的聚焦

事物通常具有多个层面或属性,而认知主体在观察时只能把注意力放在事物的某一方面或某个属性上。因此,对于同一场景,说话人因为不同的聚焦,选择表达的内容就会不一样。聚焦可以体现说话人的特定意图,表征为不同语言形式。

(11) 是哪个人丢失的呢? 郑鸟象立即请客运站工作人员广播拾物招领。

(12) 我店于九月中旬拣到一个提包,内有人民币及其他物品,曾张贴失物招领启事。

“拾物招领”和“失物招领”都指通知失主前来领取自己遗失的物品。二者的认知拓扑概念意义是相同的,但说话人对该事件的聚焦点不同。例(11)中,工作人员通过广播形式告知丢失物品的人,让失主前来认领,说话人将注意力集中在“丢失的物品由他人拾得”这一属性,所以用“拾物招领”;例(12)中,“我店”通过张贴“失物招领”告示失主丢失了钱包,该启事是为丢失钱包的人而张贴,说话人将注意力聚焦于失主,因此使用的是“失物招领”。由此可见,“拾物招领”和“失物招领”同指一个事件,但由于说话人聚焦的侧面不同,因此形成不同的语言表达。又如:

(13) 可住进医院的胡可心,并没有安心养病。

(14) 有的人啊,一难受就跑到医院治病去了。

“养病”和“治病”从表层语义上看是一对反义词。“治病”指去除疾病,而“养病”在字面意义上意为“调养疾病”,这似乎有悖正常逻辑。据《汉典》释义:“养病”为调理病况,因患病而休养。李行建(1982)认为“养病”是由词的转类使用而致;王姝(2022)则将其称为“剥离结构”,认为“养”在

“养病”中具有剥离意义,表示“去除疾病”。因此,“治病”和“养病”皆为去除疾病之义。虽然二者的概念意义相同,但它们侧重看病事件的不同层面。例(13)中,“养病”聚焦于看病这个事件中病人的调养过程,而例(14)中的“治病”聚焦于看病事件中医生的诊治过程。因此对于同一个场景,说话人从不同的视点来概念化场景,会形成不同的语言表达。

3 正反同义结构的语用社会功能

正反同义结构是具有同质拓扑原型的不同语言表征形式,但说话人何以要采用两种不同的语言形式来表达同一概念呢?本文认为正反同义结构体现了不同的语用功能和社会功能。

首先,认知主体基于不同的社会语境使用正反同义结构,旨在表达概念化主体的主观认知和情感。语言表达与人的认知情感密切相关,人的主观情感不同,语言表征也会不同。正反同义结构也同样体现了说话人不同的主观态度和情感。例如:

(15)他忽然意识到自己掉进了一个准备了很久的陷阱一样,看着那巴掌小的天空,却清楚,怎么也爬不上来了。

(16)不要看我们小镇巴掌大一块地方,创造了这样的奇迹,意义重大。

“巴掌小”和“巴掌大”具有相反的语义要素,但二者的语义指向相同,都表示“像巴掌一样小”。不过由于说话人主观估量的识解方式有别,二者所表达的语用情感不同。“巴掌大”和“巴掌小”都具有夸张的修辞功能,而夸张的修辞也具有语用功能(范振强等,2019)。在例(15)中,显然天空远比巴掌本身大,而说话人却用巴掌的大小对天空进行估测,是因为“他”掉进了陷阱,用巴掌的小夸张地衬托出他所看到的天空之小,体现了当事人当时内心的绝望之情,传递了说话人的主观情感;而例(16)中,“小镇”同样远比巴掌要大,说话人有意将小镇与巴掌进行比拟,意在突显小镇虽小,但却能创造奇迹,体现小镇的价值。由此可见,“巴掌大”和“巴掌小”都以“巴掌”作为参照物对所描述的对象进行估量,二者均具有夸张的语用修辞作用,但正反结构式体现了说话人不同的主观情感。

其次,正反同义结构的选择也受到社会文化因素的作用,具有一定的社会功能。比如“上馆子/下馆子”都指顾客去餐馆吃饭,但二者彰显了说话人不同的社会地位或经济状况。例如:

(17)其实原因很清楚:她一贫如洗,哪有钱上馆子。

(18)今天我家邢老板请客,下馆子!

笔者在 BCC 语料库多领域语料中共检索到 210 条“上馆子”和 373 条“下馆子”。通过分析语例发现,生活拮据者或者社会阶层地位较低者一般使用“上馆子”,以示去饭店消费的不易和昂贵,如例(17)中的“一贫如洗”说明“她”生活艰难,在这一语境下,若将“上馆子”换成“下馆子”则不太合适;而“下馆子”通常适用于经济实力强或社会地位较高者,如例(18)中的“邢老板”。由于历史文化因素的影响,方位词也能体现社会阶层和尊卑高低(周前方,1995)。古代有“上至九五之尊,下至黎民百姓”“上京城,下边疆”“上得厅堂,下得厨房”的说法,而如今有“上至机关,下至基层”“上司和下属”之说。不过随着社会的发展和人们的生活水平逐渐提高,“上馆子”和“下馆子”的用法差异逐渐缩小,有些语境下可以互换使用(王建军,2001)。

4 结语

正反同义结构是汉语中较为反常的一类语言结构,该结构在形式上对立或相反,但表达的真值语义相同。本文基于认知拓扑观和认知识解理论对正反同义结构的形成机制进行了分析,研究发现:认知拓扑观下的“拓扑不变量”概念是正反同义的认知基础,识解是正反同义结构产生的深层认知机制,正反同义结构体现了说话人的不同识解维度,即不同的突显、不同的详略度、不同的视角和不同的聚焦。此外,正反同义结构涉及说话人的语用语境和社会地位等因素,体现了一定的语用和社会功能。

参考文献:

- Armstrong, Marilyn Ann. 1983. *Basic Typology* [M]. New York: Springer Science & Business Media.
- Brugman, Claudia & George Lakoff. 2006. Cognitive Topology and Lexical Networks [G] // Dirk Geeraerts. *Cognitive Linguistics: Basic Readings*. Berlin/New York: Mouton de Gruyter, 109-139.
- Croft, William & D. Alan Cruse. 2004. *Cognitive Linguistics* [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Jin, Yanwei & Jean-Pierre Koenig. 2020. A Cross-Linguistic Study of Expletive Negation [J]. *Linguistic Typology* (25): 39-78.
- Langacker, Ronald W. 1993. Reference-Point Constructions [J]. *Cognitive Linguistics* (1): 1-38.
- Langacker, Ronald W. 2008. *Cognitive Grammar: A Basic Introduction* [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Lin, Jo-wang. 2016. Negation Under *Yiqian* 'before' in Mandarin Chinese and Cross-linguistic Variation in Expletive Negation [J]. *Language and Linguistics* (1): 1-26.
- Salminen, Jutta. 2018. Paratactic Negation Revisited: The Case of the Finnish Verb *Epäillä* [J]. *Functions of Language* (2): 259-288.
- Talmy, Leonard. 2005. The Fundamental Systems of Spatial Schemas in Language [G] // Beate Hamp. *From Perception to Meaning: Image Schema in Cognitive Linguistics*. Berlin: Mouton de Gruyter, 199-234.
- 戴耀晶. 2004. 试说“冗余否定”[J]. *修辞学习*(2): 3-6.
- 丁旭辉. 2006. 翻译的“不变性”和“可变性”研究:一种拓扑学视角[J]. *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4): 237-240.
- 范振强,郭雅欣. 2019. 高层转喻视域下夸张的认知语用研究[J]. *当代修辞学*(3): 61-74.
- 郭攀. 1995. 试论具有反义要素的同义现象[J]. *语言研究*(1): 28-36.
- 华鸿燕. 2015. 语言表征的认知拓扑性质[J]. *外国语文*(6): 104-108.
- 江蓝生. 2008. 概念叠加与构式整合——肯定否定不对称的解释[J]. *中国语文*(6): 483-497.
- 李行健. 1982. 汉语构词法研究中的一个问题——关于“养病”“救火”“打抱不平”等词语的结构[J]. *语文研究*(2): 61-68.
- 凌凡. 2000. “救火”乃“灭火”[J]. *咬文嚼字*(5): 37-38.
- 鲁承发. 2018. “差一点(没)VP”句式中的交际博弈及其句法效应[J]. *语言研究*(2): 40-48.
- 吕叔湘. 1980. *现代汉语八百词* [M]. 北京:商务印书馆.
- 马黎明. 2000. 试论现代汉语中的“悖义”结构[J]. *齐齐哈尔大学学报*(2): 31-33.
- 毛修敬. 1985. 汉语里的对立格式[J]. *语言教学与研究*(2): 59-70.
- 邱晋,廖巧云. 2021. 现代汉语冗余否定生成机制研究[J]. *当代修辞学*(4): 86-95.
- 任崇芬. 1994. 从正反同义聚合中看汉语的超逸灵活[J]. *修辞学习*(5): 29-30.

- 施春宏. 2012. 词义结构的认知基础及释义原则 [J]. 中国语文(2): 114-127.
- 石毓智. 1993. 对“差点儿”类羡余否定句式的分化 [J]. 汉语学习(4): 12-16.
- 王建军. 2001. “上馆子”与“下馆子” [J]. 语文建设(1): 13-14.
- 王姝. 2022. 剥离结构与“救火”“养病”类构式的生成机制 [J]. 语言教学与研究(1): 93-102.
- 王恹旦,刘宇红,张雪梅. 2021. 隐喻、转喻与隐转喻的认知拓扑升维研究 [J]. 外语研究(4): 18-22.
- 文旭,赵耿林. 2017. 认知拓扑语言学:认知语言学的新趋势 [J]. 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4): 2-6.
- 徐盛桓. 2014. 视觉隐喻的拓扑性质 [J]. 山东外语教学(1): 8-15.
- 徐宜良. 2015. 汉英语言中形式与语义悖义现象研究 [J]. 湖北社会科学(12): 123-128.
- 袁毓林. 2012. 动词内隐性否定的语义层次和溢出条件 [J]. 中国语文(2): 99-113.
- 张雪梅,刘宇红. 2019. “语义三角”的认知拓扑性探析 [J]. 外语学刊(2): 8-14.
- 赵耿林. 2017. 语义缺省的认知理据——拓扑连通性 [J]. 外国语文(6): 87-92.
- 赵亮. 2004. 论俄汉语空间关系词汇范畴意义的原型性 [J]. 中国俄语教学(3): 6-12.
- 郑四方. 2013. 比较与融合:认知语言学和模因论 [J]. 西安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5): 76-80.
- 钟书能,刘爽. 2015. 汉语羡余否定构式中的“没”真的是个羡余标记吗? [J]. 外国语(上海外国语大学学报)(3): 24-32.
- 周前方. 1995. 方位称谓词的语言文化分析 [J]. 世界汉语教学(4): 46-51.
- 邹春玲,张维伟. 2016. 歇后语的拓扑解析 [J]. 外语学刊(4): 83-88.

The Cognitive-Topological Construal Mechanism of Positive and Negative Synonymous Structures

WU Shuqiong QIN Youhao

Abstract: Positive and negative synonymous structures are a type of special and irregular linguistic phenomenon. These structures contain antonymous elements, but they can convey the same truth-value. Positive and negative synonymous structures can be classified into two categories: the construction with a negative marker and the antagonistic structures. Previous studies mainly focused on the first type. This study, based on cognitive topology and cognitive construal theory, analyzes the mechanism of the two types of positive and negative synonymous structures. The analysis yields the following findings. First, the concept “topological invariant” in cognitive topology plays a fundamental role in the construal of positive and negative synonymous constructions. Second, the two types of positive and negative synonymous structures are formed based on the construal operation, which is showcased in four dimensions of prominence, specificity, perspectives, and focusing. Third, positive and negative structures exhibit different pragmatic and social functions.

Key words: positive and negative synonymous structures; cognitive topology; construal; function

责任编辑:蒋勇军